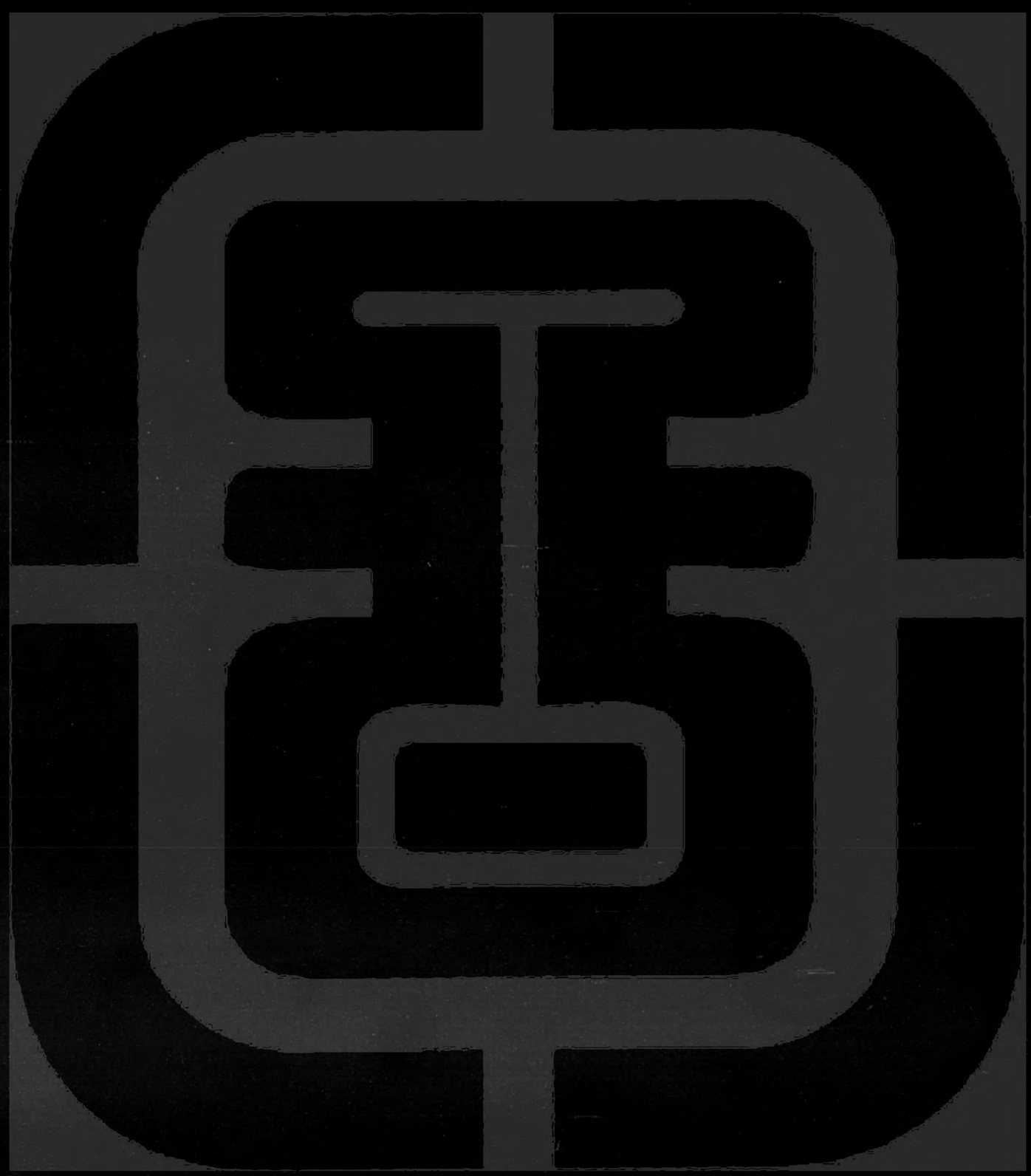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八

戰國策周至秦

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考雖有司馬遷史記然皆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為成書直加據定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刘向叙此書上止文武最後謂詐偽不能比道德大意雖不差尚淺而未究盖道德禮義學校自有天地聖人以来共之非文武之所獨為也及聖人不作積以廢壞極於亡秦而詐偽之弊遂不可復反向豈謂漢興亦能稍變秦俗乎且其設權立計有繫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繞二三耳其餘纖碎反

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掛牙頰者也又烏在乎亦可喜皆可觀哉夫習於儇陋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爲學者心術之巨蠹矣可不畏甚乎

秦求九㬋顏率東西行說僅免王孫蒲猶能言在德不在㬋故尚可存至率但稱武王一㬋九萬人輓之詞窮語索無歸宿虜然則㬋安得不淪沒而周安得不亡謂辯士能以口舌存人之國者果非也

忠臣令誹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而秦習用之後世遵行焉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魏降謂愚矣其民而虞羿于田晏嬰稱公厚斂陳氏後施民歸之畧皆此意然太康見距五子自怨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不可不審觀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主臣孟子謂是詩也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以詩人之詞考之昔人學於詩書而不能固衆矣不然孔孟何以為先覺乎

蘇厲喻養由基可教射謂當以善息非也楚共王怒由基曰詰朝爾射死藝蓋逞一夫之技而不足為成敗此人君之言也養由基既知射矢安得氣力倦乏撥矢鈎而不中者于後人多有此論是未能射而先求息也孟子亦喻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然則古人之道固不以息為射而教射者使之不怨勝已非教息也

衛鞅相秦天下滅亡之始也自古帝王之外諸侯無大國雖更衰亂或相攻伐併吞然力不得盡肆而誅討之義已明矣桀紂皆以王者身欲為暴湯武尚滅除之況小國乎此諸侯所以能相恃而存也天下滅亡其漸有三周既東遷平王不君舉宗周而棄之秦人取奪無禁一朝而開地八百一也楚起荊山騁詐任力漢陽諸侯噬食皆盡東被海徐北綿襄鄧自為大邦二也晉以殘滅肇基文公號名侯伯實兼土地以自封殖王畿之壤不免攻圍遂至數折雄視天下三也然猶雜假禮義旁出文告互興迭廢乍存乍沒未有全舉宇內之規也及鞅入相於秦盡壞帝王法程挈關中而強諸夏天下之勢始偏重於一隅山東諸侯亦各自棄其國守典章法度無一存者朝從暮橫第與秦相軒輊而已故鞅雖見殺於秦不百年而天下為秦矣是故非三國廣大土宇無以成戰國相雄強之勢非商鞅破壞王制無以為暴秦一天下之資嗚呼豈天意耶抑聖人之不作其理自當然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鞅之不仁足以亡天下爾何足以得之古無力征天下之術以得而天下自至則有之矣故康誥曰惟乃丕顯考天王克明德慎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楚雄虔詬天之辭曰余必自取之雖有此志固無此術也衛鞅之後蘇秦張儀造為從衡為從者抗秦以自存而已為衡者雖連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

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謀詐鋒出至韓非李斯卒并山東而取天下於是論天下始有勢兼天下始有術秦之亡謀臣智士抵掌而議運宇宙如丸泥張良陳平之徒竟以空手輔佐其人而攫取天下無不如志自後相承說客處士捨是則不談然則王道之亡而人心轉易至此嗟夫甚哉學者貴於自反而已

楚懷王信張儀絶齊取商於地此六國見破於秦最大之證蓋楚不失計則秦無自而施禽獮之策左足牽而右臂見繫矣是時楚蓋已亡坐視秦并諸侯已乃卒滅與取商於相去八十餘年始衛鞅欺公子卯得魏河西及張儀絶齊於楚秦之所以兼諸侯其要在此二事

居彼欲其許我妻我欲其罵人賣僕妾售閭巷出婦嫁鄉曲誠思則將吳吟以上陳軫語也凡辨士必先設說為喻以發其所欲言皆此類然而往往不出於人情之所近事以詐諼橫溢攪存為亡若軫語庶幾人情之所近矣故其所出計畫猶可以救敗一時不至有傾覆之禍然則戰國至漢數百年士以既失之性情而揣方來之事變於國家其敗何疑哀哉

昔殷人自知將亡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人自獻於先王秦與六國未識孰存也而頓弱為請萬金間其君臣其後陳平之於項羽未用之蓋失道而骨肉自知其不可合得利使君臣欲合而不能四海雖廣何往而非危地哉

戰國策齊

古以桀紂為監戰國籍口則有夫差智伯當時說士亦有欲以

此禁制秦者非愛之也乃求利之一塗耳然秦人極暴肆横陵
雖亢而出其上何論夫差智伯哉蓋智二世而後驗爾
秦王使子楚誦辭以少棄損無師傅不習於誦罷之雖秦與戎
狄同俗其君亦未嘗不誦書至楚不習誦而始皇為之子李斯
遂教以焚滅先聖典籍然則人主之學不學其利害之大關乎
百世也
鄒忌自知不如徐公美因此勸其君受諫聞過古人君臣之相
與言也以義理遠貪欲而治道立忌之言也以貪欲求義理而
諫路開異矣豈治道義理固無往而不在耶然其與幾何
為蛇畫足之論世之庸人固多以為口實然戰勝而不知止謂
之畫足者也如謂為蛇則奚足之云故凡操此論者皆未嘗為
為蛇者也
蘇秦留楚太子求下東國說士疏別其利十餘條春秋謂晏子
一言齊侯省刑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自惜賢卿大夫綱舉目
張而論國家之計固多矣傳說一見其言數十若夫揣當以惡
惡臭為比也
齊魏王靖郭孟嘗招致游士其言議風旨可見者自淳于髡夏
侯章田聲以下畧在而馮諼事最著顏觸學無孔老而能自持
其說不屈其身趙成后所言於陵中子蓋其人高潔獨立塵垢
富貴萬物不足以凭之不惟嗜利行諼者以為無用亦自其所
媿而惡也
說齊湣王無姓名數千言其要謂名君察相五兵不動而諸侯

辭讓而重賂至大抵陳用兵之害雖雜亂言當是時能為此言者蓋少而湣王亦卒以窮兵亡國殺身非妄也

田單立功不旋踵而有九人之譏幾死自古功名之際無得免者可畏哉貂勃一說而殺九子單以復安誅佞臣何其易古今事不同或當信然未可知也

戰國策楚題

智伯之難趙襄子問張孟談以為董安于世治晉陽而尹鐸脩之至行城郭按府庫視倉廩發矢於公宮之垣取兵於公室之銅蓋其備豫積實如此而晉語乃言尹鐸為保障為蠆絲損其戶數故沈竈產黿而民不叛余固疑所載之非實蓋當是時苟得所以受適之地上下相守以待變足矣烏有能寬民而後求其不叛者

豫讓言為先知報後知而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此春秋時餘論未衰故孔子以琴張為不當弔宗魯也

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才敏技藝之所成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戰國策之陋甚矣公子成不知何人能為此數十語然卒再拜而胡服又可笑也自荀吳變卒破狄其兆已見武靈王雖廣地闢國無救於殺身壞法亂紀卒與六王相隨而滅然則有國之要信不在此也

魯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事蓋當是時士莫知恥而仲連能恥之也孟子曰如恥之莫如師文王然則仲連之所恥

必有以處此乎

戰國策趙魏韓

魏文侯講韓魏而諸侯朝身罷獵而國強此戰國初事也其後不復有不惟戰國漢魏以後亦無矣周世宗近之

田子方言審於音者聾於官魏文侯善之豈有在治忽之遺思乎而禹以為未然蓋古道遠矣自後無傳焉哀哉

惠施妄稱文王出棺以弛奚日當時夸其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彼獨未知孟軻所謂文王也耶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復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帝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對曰不可臣聞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於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魏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代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按孟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之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何則可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則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適故曰仁者無適王請勿疑梁惠王之所以告惠施悉起兵攻齊者即其所以告孟子願一洒之者也而惠施之言如彼其効如彼孟子之言如此梁王迂之不聽也故具載之使學者擇焉

范臺之晏請魯君舉觴魯君擇焉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君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若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耶抑偪側於暴強之間雖為善而不足以自立耶

唐雎言人有德於我不可忘吾有德於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然進而至於不矜不伐德之成名者也

戰國之士聚於四豪故其言論時有可稱馮諼以下客市義而唐雎能阻信陵之驕亦各以其資之所近歟

秦王言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盡客氣也故唐雎得以客氣勝之曰伏屍二人流血五步步縞素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也然荊軻事言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兵或者他國使客不禁耶孟子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稱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當與秦王唐雎並者

史疾治列禦寇之言曰貴正楚王疑正不可以治國不可以禦盜春秋之末此論已行故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時人亦疑之雖其高第固不盡信也

郭隗以古道說燕昭王發其敬士之機築宮尊師自其身始非不讓也四方聞風皆以類至非勝已也破齊之功樂毅專之已無與焉非無能也為人主立致士法以示後世非賴寵也書稱一介臣非好彥聖者能若是乎三代以上帝者之佐奇舉塊行猶一二見於逸書如隗殆庶蓋非戰國策士所能為也

荊軻論者多異楊雄言軻者謂孟軻若荊軻君子盜諸二軻名偶同奚因是進孟以黜荊雄陋甚矣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殊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特為戰國之君立此義蓋惡夫賊仁義者爾始皇為封豕長蛇荐食天下天下之人得同起而誅之軻功雖不成其志壯矣

墨子卑已尊人以情魏之論技考實以能服之用此輔其君存其國孟子責以大義是矣然戰國之士固不可及也

中山君好士李庇請伐之以為務名不存本根者惰戰士懦此語本出於玩薄然如齊稷下四公子所禮士其間豈為無賢而致用之道雜乃受攻之本也淳于髡身為無用姦人之雄反自曰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然則人主以好士為名而不知士之賢否無開治之實何救於亡

戰國策國必列蘇張從橫且載代厲始末意其宗蘇氏學者所

次輯也又韓趙魏皆載智伯求地為首而燕終之以高漸離刺始皇使劉向未校以前已如此則此書蚤經釐正矣非殘缺也司馬遷史記有取於國語戰國策及他先秦書皆一切用舊文無竄定是則述之而已無作也不知劉向楊雄所謂善叙事理辨而無華質而不俚者安在其指楚漢事言之乎論世道皆以人心為本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焉至於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世為傾綿蕝為出智考駕漏以成事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於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欲求復於人心之所止則固有道矣然其智者不能論世觀變則當患於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軌行則撓而從之衆矣故有以戰國策為寄書者學之大禁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九

史記五帝三代本記

犧黃為文字之始聖治之先不獨學者言之孔子蓋言之矣至於簡棄鴻荒斷至堯舜則何必孔子自舜禹以來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臯陶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帝顓頊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推群聖賢之心豈夸誦而輕祖哉故余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始缺而不論非掩之也如遷所見五帝德帝繫姓雖曰起至黃帝若夫稽古而陳之君之堯舜臣止禹臯陶而羲農后牧之倫不預焉遷未造古人之深旨特於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則典謨大訓徒雅而已乎況黃帝堯舜之後既數千年長老所言不

可信審矣不擇義而務廣亦可為學之患也孔子謂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蓋為邦之要畧漢儒之智未逮以及此也而遷紀夏商言孔子正夏時又曰殷路車為善近是矣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則遷不能知故曰受命稱王改法度制正朔當以孔子為正也

以遷所紀五帝三代考之堯舜以前固絶遠而夏商殘缺無可証雖孔子亦云獨周享國最長去漢未久遷極力收拾然亦不過詩書國語所記而已他蓋不能有所增益也是則古史法止於此矣及孔子以諸侯之史時比歲自加以日月以存世教故最為詳密左氏因而作傳羅絡諸國備極妙巧然尚未有變史法之益也至遷窺見本末勇不自制於時無大人先哲為道古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變不復古人之舊然則豈特天下空盡而為秦而斯文至是亦蕩然殊制可歎也

史記秦本紀

由余論治類老子偏駁不槩於道然能行其意耳

太史公言秦穆公作誓君子聞之皆為垂涕不知此語何所據果爾其次於書有以也百里奚蹇叔皆且百歲故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蓋深悔之也

城周之役晉執政不能記踐土之盟既而晉亡秦孝公出令上距穆公二百五十年矣穆公舊事常鏡見之宜其興也人未有自求強而不獲者彼不幸而得商鞅百餘年秦亦去遺患萬世悲夫

史記始皇本紀

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彗星從横竟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秦亡也

商周以頌次樂告神明始皇乃刻石自頌功德其詞下俚後之學古今者反並稱先秦又用其体雜以雅訟語欲復古文不可得也

始皇并天下十年五巡行

周德火德秦從所不勝以剛毅戾深刻削毋仁恩和義為水德按子産言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狎而玩之是周秦用德皆失也而老聃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蓋惟民竒論為天下患非特秦承其敝至後世猶然秦燒書六年坑諸生五年而亡

天下反秦二世死在旦夕方引韓非語欲造千乗之駕萬乗之屬充其號名亡國之君舉動如此固不足怪然參以李斯傳恐先後差誤

賈生論秦專指險塞設攻守殊不然周在岐邠何嘗用險自諸侯仰關攻秦不勝漢人因之遂衍為百二之勢亦以一時習尚言之耳然西漢既亡之後歷代所都亦未聞有能以全制天下者至唐以後遂泯然無稱矣司馬侯謂九州之險不一姓賈生本用從横之學而並緣以仁義固未能知其統也

史記項羽本紀

古人之於聖賢皆因事以著其人未嘗以人載事項籍雖盜奪

然文字以来以人著事最信而詳實始於此如初起時二十四少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書足記姓名劒一人敵不足學萬人敵乃教籍兵法不肯竟學楚漢間頗用此例推觀不知古人之材與後世之材何以教何以成就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於雄強遷欲以此接周孔之統紀恐未久也

空諸侯之國而得天下者秦也歐天下之人而亡天下者亦秦也秦自以滅六國無與敵其無敗也雖名諸侯復立其實黔首化為盜賊亡之如拾遺自是以後未有不以群盜亡者次則夷狄次則卒伍皆古所無有也然則後之有天下者謹備三者而已

范增立楚懷王以亡秦董公為義帝發喪以擊楚殆若徵祥猷勝然非計利之實也儒者因是謂取天下自有名義當更細論詩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唯其喙矣孟子曰為淵歐魚者獺也為叢歐爵者鸇也為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却不如此疎闊而儒者欲兼而言之何也

宋義用戰國遺智策是非比勝負之際未為遷謬然不知項羽之剽悍豈區區策畫所能當不惟義見殺而義帝之事亦不成矣

太史公論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將五諸侯滅秦分列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近古所無不知古人之治未嘗崇長不義之人左氏載傻瞞三人皆為諸侯所誅蓋是時先王之餘政猶存負力桀悍者終不得自肆如項羽氣力

不過長狄而不幸遭世大壞遂橫行至此遷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

史記高惠文景本紀

述高祖神怪相術太煩而妄豈以起閭巷為天子必當有異耶
契稷仲衍皆上古事不可考闕之而已班彪遂謂体貌多奇異
語尤陋矣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子百揆百揆時叙詩曰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若捨其德而以異震愚俗則民
之受患者衆矣惜乎史筆之未精也
沛公年餘四十奮臂兵間不致失人理故懷王諸老將謂更遣
長者扶義而西義帝之事雖不成而漢得天下至此始然則范
增徒能為沛之膏肓故高祖畏之至於佐羽為賊則固敗亡之
道也
數項羽十罪要是漢得筭多不然則良平之籌不必畫矣滅楚
後遂有失德去羽無幾爾
益賛子禹以惟德動天伊尹監湯咸有一德周人稱文王之德
至矣有是德也則有是政也而太史公乃謂三代之政忠敬文
若循環漢救以忠為得天統是遷於禹湯文武皆望其藩牆而
不即者也為治既如彼而言治復若此世道所以有汙無隆歟
哀哉
呂氏可謂亂矣而禍不及民天下稱平或者古人後世之治不
同故猶與褒妲一間耶
三代以後嗣子之美者申生太子晉扶蘇孝惠孝文彼皆夭閼

不遂而孝文獨推其仁心見於事業徒得古人之一二而後世賴之使有孟軻之臣則所開大矣惜哉

史記表

遷既以意別為史而設諸表存古史法又頗自損益之古法之不絶者毫釐耳義理所在雖不以改作為間然其事異不合則學者不可以無考

遷稱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按春秋諸侯之史二百餘年之間年時月日皆素具非孔子特詳之又稱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按尚書載周事有書年者有書月者有書日者有書明書魄書朏者然不計他所不書則寥遠曠絶若不復省亦古文之已然非孔子故闕之也春秋有年時月日之可繼此可以義斷者孔子因之可也尚書有年時月日而不可繼此不可以斷者孔子亦因之何哉然則年月之有無非二者之大指也況帝繫世本去二書之義尤遠孔子將以蚤道德之緒於後是乎盡心而彼瑣者不用之遷欲以世表訖共和下按春秋失本意矣遷斷自共和著周統既失不待東遷以國語黜宣王事推之不為無意然謂二南小雅盡周衰所作既與師傳不合且周人以文教自文王特七月鴟鴞常棣大抵周召所筆也然其盛也乃無詩必衰而後有詩且文武時君臣經營納微受撥煩亂而致甚大乃無以勸戒諷道之且待其衰而後有嗟歎刺譏何哉又大雅不言周衰獨小雅言之原此數意皆非實也

遷言孔子及左氏作春秋徒仿無的驗余於二書論之詳矣人言鐸椒虞卿呂不韋皆戰國時孔子春秋遷豈不知國語孔子前自有春秋非始作於此特以董仲舒而援公羊其語方爛慢於世故不暇考詳也

遷雖言欲一觀諸要難其實既因春秋左氏變舊史法又以貳書無所置之故用紀年聚其要語前乎共和後乎楚漢接續章次畧成一體以存舊文然君之一事既表之紀復紀之世家列傳又申明之參互錯重十數見而猶未已甚矣遷之自勞而啓後世之煩且雜也

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漢人因前世之迹為此語漢復不復驗矣先儒所謂法後王猶後人言知典故其今事也後王可以言監而不可以言法俗變相類議卑易行此論尤不可作丘甲用田賦初稅畝及秦之變法亂政豈可謂後王已行者便為法乎明於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於古無以見後不監於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舜禹之事且置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所以興商也武王言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以興周也諸侯萬國奉於有德堯舜湯武得天下之難者形也四海無主民急所歸漢高得天下之易者亦行也遷若有所諱挹褒美而不能明徵其義以警當時訓後世徒謂非大聖不能當天命將使已得者據

盛滿而驕閭巷之姦妄擬非意而奮其害大矣
遷於十二諸侯表言齊晉秦楚在成周微甚漢諸侯表又言太
公於齊兼五侯地按齊比三國並吞最少秦尽得宗周舊地晉
始封亦不微後乃滋暴楚本無封國浸起蠻夷之雄耳武王初
意不在封子弟余固論之大要有德則興無得則衰而亡初不
以形勢強弱而周以宗室同姓多為諸侯雖卑不樂何可勝數
雖無謬於道而實知其意可以措之於治者絶少孔子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民不可以一日無其上而
亦不能一日以安其上後世為上之不能安也搖手動足皆歸
之於刑夫民相依以生而不相依以刑也刑之而後安非善治
也故安上治民齊之以禮孔子以是為善治繼周之後雖遠而
猶可知者此意是也不獨以其文也若夫淫鄙暴慢化導迁改
和親安樂久而成性則雖湯武功成之樂孔子猶以為有憾於
其間而況於鄭声乎此禮樂之實意致治之精說不可以他救
也遷乃謂秦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方以大初之禮與典而鄭衛
之音所從來久人情所感遠俗則懷何其雜於道而易於言
乎
以六律言兵既不可曉又言咎犯孫武身寵君尊而羞薄世
儒猥云德化其意凡近且是時儒者固不當為用兵之論豈
謂孔子俎豆孟子仁政等語耶若指後世俗儒則又不足云
也

史記歷天官河渠書

太初歷始復夏正蓋太史公之力然漢武帝賛饗敬拜太一則固用方士語耳

璇璣王衡以齊七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凡二十八星之常五星之變皆古羲和所司聖人所祗畏也至其他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産之所不道也

封禪最無據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禮其所尊也望秩子山川無不徧也至于西南北猶是禮也烏有所謂封禪者乎周成王蓋未有言封禪者遷殆誣之管子封禪篇游士所為謂其諫止齊桓國妄矣至始封禪而漢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說虛引黃帝而推於神仙變詐是以滛祀黷天也遷亦知其非不能論正反傳會之雖微見其意而所徇已多矣安能救乎

河渠書稱禹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邳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無所謂厮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者然則二渠之之功非禹之所自以為績者他書不當特出而偲見也遷豈以是著後世有渠之始乎河者水之道也渠者水之利也治其道者禹之事也治其利者後世之事也後世雖百引渠終不足以救水敗遷以為塞瓠

子道河北行二渠能復以舊迹然而河復北決於館陶者蓋雖知引渠通溝以治水之利而未知去隄徹防以致水之道故也

史記平準書

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為安寧變故質文不通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恃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箕然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節末後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史記世家

子胥鞭楚平王尸左氏不載事之有無雖不足道而義理所關最大後世至有謂父不受誅子復讎斬首鞭尸為得体者子產奉觴韓厥獻飲於敵國若知此舊君當如何

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德非傾人之事豈陰謀所能為信如此則古之為德乃後之所以為暴也遷併言之未可與論知德矣

客寢甚安殆非就國此後世鄙語而遷以施之周公師尚父之間是世無復有聖賢何取於論載也

遷言曹沫以七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楚氏魯莊公九年納糾敗子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劇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年北杏之會

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魯國
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刼二十三年曹劌復諫觀社詳
其前後詞語豈操七首於壇坫之間者耶意當時處士謂劌自
鄉人拔起有功業宗主之不以為德而以為刺習俗之陋何獨
後世可哀也已
齊卿公欲尊王晉景公遷以數百年後事開迹數百年前此等
語皆不暇審也
犂爾鉏知孔子相禮遂使萊人以兵刼魯侯是時已有慢妬侮
賢之俗忌名非聖之事非莊僖間比亦以孔子驟起故也
周公奔楚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為居東而異說以
為南奔推此類則亦當時史法不備之故自遷故為史其高者
固不盡知而卑者差弗誤爾
遷言金縢事既錯謬而繫以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有害義
金縢所謂自以為功代武王一時事也舉周公所以造周者不
足以用異禮而以金縢故與之是以天下之明器而為己之私
物將與逢丑父紀信一等矣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不知遷所謂
疑者何事必挾世俗之意既稱伊尹伊陟殷諸賢臣使召公之
智不足以知之則周公一時之語安能遽說其心遷論聖賢之
際大抵率易如戲兒
周人崇尚報應遷所稱十二人唐虞之際有功德臣舜後為陳
田常建國皆舊語也然武王封先代蓋褒有德蔵文仲歎臯陶

不祀謂德義之後不應絶尔若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但以利責報也至孔子始改此論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以天下為不與則雖世位銷歇而道德自存義理常尊而利欲退聽矣此遷所未知也

董狐書趙盾弑君以示於朝義甚深左氏載宣子自解之詞止曰不然蓋難之史記遽言弑者趙穿我無罪恐如此下筆亦了古人言未得

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向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亦弱六卿皆大此雖以戰意書春秋事得之矣按左氏載叔向與晏子語已著晉衰亂之跡自憂其不長但於此猶欲明魏舒之舉載仲尼之論不刻露事本然不知史記正也

序楚世家可觀言其再自王及隨請尊楚周召數隨侯意既踈闊以管仲對詞考之周之號令殆不復通於江漢間久矣

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虎肉腊而兵利人身猶攻之二事皆戰國策所無其文無異意劉向所序比遷時已有遺落也

遷載范蠡殊不足據越語固言其去矣而遷

雜說既言其相齊又去齊為陶朱公又子殺人於楚又行千金書遺莊生又莊生怒長子卒敗其事信如是則蠡偪側亂世以狡儈賈竪為業何異呂不韋之流何必稱賢也當遷去蠡時尚近而不能斷其是非使蠡豪羞惜哉

穆公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此方士語也

血脉不亂夢之帝所鈞天九奏射中熊此醫師語也遷皆載之
蕪妄甚矣
按左氏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姬以為討武從姬氏
畜於公宮韓厥言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乃立武而反其田遷乃
言屠岸賈欲趙氏乃治靈公之賊遂及程嬰杵臼何其悖戾也
武靈王胡服經營天下困於吳娃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在魏文侯時風致不同孔子之學行於
世者僅有此耳上追文武閎散之徒既不可繼下傳戰國至於
後世遂無復有此事道之行士遇遇合無豈易哉
齊宣王為稷下之學而孟子至自齊君視之無異瞽之於日月
聾之於雷霆也而道卒賴以傳悲夫亦未可忽也

陳完之占前代此類甚多孔子以為不足以訓故獨贊易矣黜
之凡左氏所載皆孔子無出也當其時亦有知象數筮占為非
道者但其智不能盡古今之變故閎黜終隨於卜師尔而遷乃
謂孔子脫而喜易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材孰能注意反以陳
完之占為孔氏所盡心者是遷未嘗知有孔氏之易所識如此
蓋難語上也
孔子世家所取甚雜然此之載五帝三代周召等事猶不至於
駁異臂如以相求人雖非其真然禹行舜趨要無跖步履學者
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
蕭何雖不見古人然漢非何不興也遷既不能品第其人而始
但輕之為刀筆吏終遽與閎散爭烈伊尹傳傳未嘗無賤微之

誚此固何足論然又何閔散之易為乎漢高之德與力此非有尺寸而以何為磐桓故能建侯未知老苦置衛繫獄者發於宕而然耶抑亦有流言之誤耶遷殊不能辨而後世因之使人廢卷歎息而已曹參言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此語持之甚難然則歌乎應和正為永日計非所謂盤樂怠傲以求禍也小人所見不見故以不能有所改作為疑雖然以惠帝之仁不幸而呂氏已執其柄不然則參之所守當更別論

以籌策筭天下於古無是國規虞敵則有之矣至從横人妄為揣摩而後世遂有取天下之術然皆無以逾張良方在其散亂中如洪流一板卒能合而為一異哉然良因事開實若不得已未嘗為成謀開蓋在乎信尔則上世聖人之勤勞皆廢斯尤異矣遷序良事無不足考四皓之来極其辨智古今未嘗有而後世如者欲以空義斷其是非何可也

周勃傳亦言伊尹周公何以加與論蕭何同意遷之於聖賢徒存其貌耳

河間王傳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甚得体恨大畧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九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

史記列傳

遷本意取高讓不受禮樂者為列傳首是也然許由卞隨務光空寓言無事實學者所共知遷為是故以六藝正百家之妄正於其所不必正一也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論夷齊之事無大於此者矣以子臧季札考之未嘗有所

怨則夷齊何怨焉謂夷齊為怨者傳遠而說訛爾遷孔子之言謂伯夷之非怨而又以妄人之詩疑伯夷之不能不怨既正於其所不必正復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二也且負芻吳光皆弒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耻立於其朝蓋其待之如糠粃外物不冥非是於心乃讓國之常節況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奚為惡之此特浮淺之詞而遷信之何哉孔子謂餓于首陽者言其甘於貧賤而難之也遷遂以為不食死對心而不知命豈仁人之意乎三也盜跖不軌之人何足與夷齊顏子較賢否聖賢之所未為者天之所不能為遷雖稱重輕清濁各有所在而實理蓋未之知四也又遷所謂名者顏子因孔子而彰則固信矣若夷齊則在孔子之前五六百年孔子所敬者故曰民到于今稱之是不待孔子而後彰也稽古道續先民聖人之職當然也豈以是為軒輕於其間哉遷雖定一尊於孔氏乃其陋若此者非所以為尊五也余觀孟子論伯夷最為精義然猶推惡惡之心有近隘之行非所謂得仁求志也必以孔子為正遷載管仲稱鮑叔事甚鄙不可以示後世子思所謂信乎友獲乎上者豈若是哉論卑而易行此漢初語非春秋時語也俗之所欲否未必是因而予奪未必合福未必禍敗未必能功如此等議論無當於治乃蠹術浮說誤後學不可不審也且管仲不能盡由禮故孔子以三歸具官反坫樹塞門明之遂謂其富擬公室亦非也序老子頗似鬼物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何也其所著書具在雖不合於聖人要皆有指歸可

見所謂虛浮因應變化無為稱微妙難識者亦未然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說何難哉之有自春秋末漸有要說之術而盛行於戰國故孔子亦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其終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是說在藐而不在畏也韓非剽剝儒墨以售其殘民蹙國之學而其中弱自畏如此說未行而身已隳裂可悲也夫

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攘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況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天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信如遷所稱吳起能以呪疽使士而不以險守西河然則行之於楚安得以刻暴少恩忘其軀蓋要在疆兵而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戰國腹心之疾也雖欲治國家保民人終不可得而相隨以亡起以是相楚其所交貴戚大臣怨惡者衆矣一日君死而難作耳

白公如不自立馬君功謀亦不可勝道未知功謀何所能至仲尼弟子列傳以論語左氏次之不至甚謬至子貢稍欲見其一二遽為辨士所扳引浮鄙淫誕殆不可洗濯而遷亦載之何耶

古文與俗說不並立然遷意所善不能盡去也

商鞅變法大事也遷不加疏別淺深無次而學者亦考之不詳所謂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者此變法之本意也古者為

比閭族黨使民相保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相及是亦連坐而非厲民者不相收司也孟子教治滕則曰死徙無出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蓋治小國合散民以親睦為先雖有罪奇衺亦未暇相及也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所以異也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此因事積習致然蓋有受是賞罰者若遽立為一成之法以齊秦俗則民之叛秦不待勝廣矣不分異者漸以倍賦法偪奪之先王之法雖防民情如成訟勿讐避讐今民情有所出入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今鞅使民一切不得私鬬相蔽隱直情徑達以奉公上又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先王雖有里布屋粟之罰而閭民轉移執事不舉而收拏之也其設法抑民輕重曲折事不一端而遷之所載謂直若酒之鴆藥鳥喙疾之寒熱七首之濡縷立死者亦未然也至如集小鄉為縣開井邑為阡陌之類則固可遽行矣蓋其禁民巧察民專沉鷙果敢一施於上下而使其便於國故雖殺其身卒不能廢其法數百年而禁制成秦已亡而猶不可變凡行於後世增損厚薄微有不同大抵皆鞅之遺術也何獨彼之非乎

以孟子荀卿冠之諸子雖於天體不差而有可憾者知不言利之為是而未知所以不言之意且於騶衍分數終為多耳人言武王仁義伯夷不食周粟天下惟一理武王果仁義則伯夷何

名死之蓋傳者妄也後世謂孔孟絶學秦漢以後無人可利亦非虛爾

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緩稍殊史記蓋别有所本其義為勝也如魏無忌不幸而立於頹俗與諸公子同有致士之名輕去宗國不重千乘而為節俠之雄惜哉不然以其精識實得天下士於屠沽鄙賤之中雖商周之先民何以尚兹

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流　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雖不得於今君而無子胥商鞅之僇君子將有取焉若天蒯通主父偃廢書而泣何為於此遷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重輕其間乎殆毅書因是而傳耳簡相如持璧睨柱進抵秦王當時是氣習之所激有志者皆能自奮也庸人所難君子所易雖非必易而義不得止矣若無君子所易則庸人固難之故稱病讓頗亦相如之所優為也遷論未盡因著之

樂毅雖已破齊而未能定齊代以騎刼燕之敗形已具田單出萬死急計僥幸而勝理勢固然謂之能以亡為存可以奇正還相生非所以施之於此學者當細考

文景時天下已定取士有法士可以求志反本修飭隱約以待上用矣而鄒陽之徒猶抱倀倀之空意祖談客之餘說波蕩客游雜襲詭譎汙賤之間以罹困辱所謂不貴其身而詘其德者與董仲舒楊雄異矣

楚為霸強數百餘年前後君臣未嘗失計至懷王愚而信讒暗

而自用空墮張儀之諼為諸侯笑秦楚雌雄既分天下之勢始有所歸而楚遂以亡此其國之大變也若屈原之明於治亂至足以扶危定傾而疏斥不用諫爭莫行離騷之詞當為是起蓋五子作歌三仁自獻文義詳畧不同而大指可見矣遷乃以為困於上官大夫故疾其君而作天一身之利害少自好者不露芒刃而況原乎國風小雅雖有其間取義狹者若無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則淺陋甚矣聖人何取哉遷誠貴原然不足以治之又習見賈誼賦詮次失序本末顛倒後世因相沿論議至今不能明可重嘆也

呂不韋之賈不特以貨為貨而又以國為貨卒遂其欲士之有利心左右化居何止一不韋而已哀哉若遷所載范蠡為陶朱公是不以國貨而以身為貨賢不肖雖異要不免於貨也

遷以刺客滑稽紀年豈孟子聞而知之者耶曹沫無其事專諸聶政盜也世固多此人遷所褒進似不可曉也或言荊軻秉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以孟子法考之則不然

按李斯傳諸侯叛秦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李斯以肆志廣欲長享天下李斯不知所出乃以督責之術對稅民深為明吏殺人衆為忠臣而二世紀乃云李斯為刼等諫止作何房宮省四邊戍二世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遂殺李斯時去秦亡不過年歲間君臣雖欲各肆其志何暇施行且李斯既已阿意求容則又安能諫恐亦各有錯誤未必本事也斯趣秦於械固不足道然五帝三王數千年之治一旦剗削無遺自神

其術則當別有効驗而國與其身亦相隨以盡漢人猶謂忠而被極刑而遷又責以不與周召列也何哉

言魏豹彭越不死而虜囚無故異獨患無身耳雲烝龍變欲有所會其度言季布為人奴不死欲有所用其未足故終為漢名將按管仲請囚于路以為未仁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之所以與管仲者以其一匡天下之功有大於死故也季布不死克高祖報怨之過於義猶有所就若魏豹彭越徒為身計策時伺間蓋將奮其姦雄以毒螫生民此法之所禁義之所誅不必逆探其心許其囚而惜其死也韓信自當與張良並看漢所以得天下闔開變化皆在其中豈惟漢蓋三代之後天下雖大徒手號令而以一夫智力取之皆自是始至蒯通掉舌縱横使已合者幾散尤異也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堯舜三代及春秋時所謂利口猶未至是哉遷責韓信不學道謙讓伐功矜能至於夷滅信雖不及以知此然當受此責矣何也當天下發難與沛公先後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自斃無怪也獨蕭何張良與信沛公之所須如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當素定也若信猶欲自立則漢誰與立功是天下終不可得而定矣信托身於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始則急近以不得不與終則徼幸於必不可為以黥彭所以自處者而處周召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蒯通論戰國權變為八十一首太史公記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於此乎而班固不言

按酈生陸賈叔孫通傳皆言高祖罵儒生憎儒服而漢所共事皆武人刀筆吏無有士人獨張良非軍吏不知何服也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戾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於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楊雄稱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蓋漢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頗見古人本末而叔孫通以刓方希世為儒者所貶然豈知通於暴秦勝羽中以其所學綿蕝自為之為難也儒術賴以粗傳真叔孫通陸賈之力觀兩生所言殆亦未知者昔公劉失其稷官自竄戎狄詩人追美之與文武同詞故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有以致之也安得以孫曾之文誚祖宗之質乎

漢文帝令張釋之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舊稱王制乃文帝時博士諸生所為及記禮者大抵多漢初文字信乎其為高論矣文帝接秦之敝本欲有所為惜乎當時無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間既已空缺數百年高則有篆古之迂卑則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於如此後世去文帝時雖遠然其君臣議論執礙不行處亦不過如此蓋未見有實能通知者然則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論古今哉

觀張釋之馮唐孟舒所論及周亞夫治兵此做成文帝時一種治体田秦漢以後未之有及也即更有賢於此數人者猶遠任政之地未知當復如何周召力行孔孟知言終要有歸宿處世所講明亦其粗爾

扁鵲事浮稱濫引不可根據蓋為醫者寓言以神其學如黃帝
岐伯之流無事實也以術能見五臟雖不為異然必有其人而
後有其事不考於實而信其妄則遷過也
田蚡灌夫不必論竇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
興之際如此可歎也
李廣自用之兵人所不及世或以常律論之固非矣然終不立
大功名未知其故安在遷謂其將兵數困辱有由殆亦未然也
按帝王詩書所以號名蠻夷戎狄者以其無禮義忠信為相別
異之稱也初不論遠近內外蓋其百官氏族既皆以功德厚薄
賜之其不在此數部落衆強不率上命者即為夷狄此山戎獫
狁葷粥蠻荆及春秋左氏所載諸夷狄之名所以為多而不同
也皆在九州之內諸侯之間春秋以後禮儀壞而為戰國文教
衰而專武事先王之道盡廢華戎無別混為一區於是九州之
內但以地勢為中夏而在九州之外者方起而為敵國矣如匈
奴東胡月氏樓煩之屬蓋莫知所始遷為匈奴傳不復詳考從
雜取經傳所謂戎狄者論次之而特以匈奴為宗又謂其為夏
之苗裔曰淳維時大時小別散分離至冒頓而世傳官號始可
得記若一種姓者疏畧甚矣
遷言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惟在擇
任將相哉蓋歎衛霍公孫弘之事微其詞也漢武用妄人殘民
不已幾亡天下其不能興聖統固宜也然未知遷所謂擇人以
興者人當如何堯舜三代之待夷狄九州之內無禮義之俗也

故禮義修而夷狄服不必盛兵力也若秦漢以後中國無復夷狄而外區異種盛衰小大不可預知則中國所以待之者又烏有定法可和則和可征則征其要在於備守邊陲固不虛內以事外使夷狄不能加而已如以漢武為建功未深而異人間出蓋將有功於此者則余不能知矣

漢武五十年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強譏病當世有味

遷傳倉公司馬相如最扁鵲事不可遽而倉公一家之方非後世所宗本也若相儒之文不則於義不當於用而盡載之亦不可曉槩之書法自未應傳

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事全似雜說不經質正學者安所效法成王戒君陳曰毋依勢作威毋倚法以削甫刑曰哀敬折獄禹臯陶所以相傳官伯族姓之所當戒至詳悉矣焉有不正其身而可以正人者乎奉法循理亦可以治何必威嚴此對慘酷者而言非本論也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謂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蓋是時吏治已趨於酷矣而孔子之論如此既不以本對末固不以末勝本也遷謂奉法尋理亦可以治是以末勝本也後世之治終不能反之正者自遷之為循史傳始

昔孔氏之門不許游夏以知道春秋筆削傳者又謂其不能措一辭然後世顯重大抵子夏之徒公羊為春秋悖謬更甚分門

專業者競於枝葉之末流益遠益訛而自周衰以文字為教者既已有訓詁箋注之漸矣是先王之道至於漢儒非獨秦火能晦蝕之蓋亦其勢然也且燒書六年而秦遽亡師友流源耳目睹記豈不尚在俗師相授屋壁獨藏自不同耳游夏本得道之辭華而漢儒所聞又詞華之分散零落者遷用此作儒林傳上面分數自不能多也

序酷吏以世俗言之則美以王道訂之則差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是桓文以上事何暇及此輩正謂如子文治楚子產治鄭耳人之材智在所以導之遷所序酷吏之流上古何嘗之少先王所以力行全要消彌服習如此等人還於中道不使平民受其無告而還謂之在彼不在此是以末勝本之論愈熾王道無時可回也

恠民奇論不經之書上世為甚聖人之智不足以放而絀之也遷因張騫使還始以禹本紀山海經為不可信然則還之所信者固多矣推此意以經世其得之寡失之衆學者當以為戒不當以為法也

淳于髡任己自賢於當世無所敬以孟子考之其人可知也至遷欲列於滑稽之首遂使與二優同稱斯太甚矣又謂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礙滯以道之用夫以其居言之則何所不流而又何所爭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則焉往而不滯孔子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遷之所云不亦異是乎

古之聖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以衣食之方及其敝也上下無制而因其所以衣食者鬬其力專其利爭奪而不媿贍足而不止老聃以是為教者之過也故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彼以為不貴難得不見可欲能使之然雖非正論尚有意也今遷將以聖人之所教老氏之所廢者同歸一途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誨整齊者其權皆聽於姦猾不執之細民而後可則孰與為治兼失之矣

史遷自序

太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董仲舒龐淺妄意非其實也然後世多以為按據雖自命精深者猶墮其說與於春秋及左氏傳既頗著見之今以遷所聞畧疏其下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夏禮吾能言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於六藝蓋樂而學之謂斯文之在也其所以修春秋者史法未正義理未一舊章可續近事當明所以遺後世者大矣若夫諸侯害大夫壅言不用道之不行而以是達王事者是欲大孔子而反小之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紀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若春秋如是而為王道之大則詩書禮易豈其不如是而為王道之小此漢人專門之說而後世學者信之以為孔子自殄最後之書使其道不深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通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六經豈自為分別而各擅其長乎漢人之陋往往而是其中亦有遷自出意者不特董生語也夫專門者既視他經為無有而能盡知六經者又之於如此道何從而明哉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若書之仲虺湯誥武成論語堯曰咨爾舜至於舉逸民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矣春秋因事以明義雖其大指歸於撥亂反正然天子諸侯大夫之間節目甚多未易言也公羊區區執藩籬之見開苛擾之門已則不正而何以反亂於正乎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湯武以仁義拯桀紂之暴戾保諸侯之國家一本而已非各有

本而失之也如公羊董生之說銖寸以度之則安能免此禍哉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諺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按
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而成王執金縢之書以泣其君臣
之際變而復正不以能知春秋為王也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
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
孔子自謂無可無不可也然經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春秋
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變故不可勝道若以權合變則道
將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變之合則奚取於
聖人春秋之學蓋不然也

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古無被人以空言而為義者春秋之時家異意人異說而義有
隨以異者如趙盾許止及其他赴告書法多一特立義春秋不
能盡正而有因之者非以是為當然也
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謂生者難知
此尤非春秋本易以法對禮乃漢儒語也
學者必學乎孔孟孔子之言約而盡其義孟子之言詳而義不
遺今董生說春秋至數千百言前後章義俱不盡雜然漫載之
言亦然學者以為是與孔孟同撓而從之斯大患矣古者世系
訓典故志春秋詩禮樂各自為書也皆史官職之舉以教人則
各為設官蓋皆可以懲勸也孔子之於諸書擇義精矣可以為

世教者則用之如世系之類於教粗矣不用也至左氏為春秋作傳盡其巧思包括諸國參錯萬端精粹研極不可復加矣遷欲出其上別立新意而成此書然無異故盡取諸書而合之耳如刻偶人形質具而神明不存矣書完而義鮮道德性命蓋以散微學者無所統紀其勢不得不從事於無用之空文然則人材何由而可成嗚呼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者豈謂是耶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